

绝代佳人——西施

西施，名夷光，春秋时期越国人，今浙江诸暨苎萝村人。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又称西子，天生丽质。时越国称臣于吴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图谋复国。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与郑旦一起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把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无心于国事，为勾践的东山再起起了掩护作用，表现了一个爱国女子的高尚思想情操。

一、浣纱美人

(一) 溪边邂逅

那是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西施像往常一样提着竹篮去若耶溪边浣纱。潺潺的溪水欢快地从指间流走，阳光温柔地洒在水面上，微风轻轻地拂过浣纱姑娘的面颊，映着日光清泉，美人倩影光彩异常。鱼儿在水中都忘了摆尾，不知不觉地沉到了水底，被溪流冲得迷失了方向。



毫无疑问，西施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

西施是苎萝村里施老头的女儿，名夷光，由于光彩夺目的美貌，她成了西半村人的骄傲，日子久了，大家就都唤她“西施”。但是，美人的光芒总会招来其他女子的妒忌，村子的东边就住着这样一个姑娘，她从来不觉得自己的容貌比西施差，为了和西施抗衡，甚至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东施。东施为了和西施比美，可谓煞费苦心，从穿着打扮到行为举止无一不效仿西施。

西施自幼体弱，经常心口莫名地疼痛。一日，出门时，心口突然一阵疼痛袭来，疼得西施频频蹙眉，不得不用手掩胸口缓解，模样楚楚可怜，引得路人关切慰问。东施见此状，也手掩胸口，皱着眉头，表情夸张，结果却遭到路人的嘲笑，留下了“东施效颦”的成语。

然而，迷失方向的不只是那溪里的鱼儿，还有站在溪边不远的范蠡。

他的脚步不知不觉地停住了，只是愣愣地站在那儿，不敢眨眼，总觉得在闭眼的瞬间那仙人一样的女子就会突然消失。

阳光轻轻地笼罩在那姑娘的身上，形成了一层薄薄的光晕，仿佛是随时会飘走的仙女。藕节似的玉臂撩起一串串清冽的水珠，在阳光下形成一道道七色的彩虹。那女子不时用手拂去被风吹到脸上的头发，然后抬头微笑着看下天空，



再继续手上的工作。

就在西施又一次不经意地抬眼时，她看到了他。

真是个好看的人呢，西施暗叹道。

范蠡不知不觉地向她走来，好像被一股奇怪的力量牵引着，已经不受自己控制。那双清澈的望不见底的眼睛不经意地一瞥，瞬间点燃了他的灵魂。

西施见那男子向她走过来，也放下了手中的纱，站了起来。

“姑娘可是这村里的人吗？”见那男子问道，西施回应地点了点头。

“在下是越国大夫范蠡，奉大王旨意访各地的美人入宫，姑娘容貌绝色，可愿同我入宫？”

“在下是越国大夫范蠡”这几个字重重地敲在西施的心上，似乎有什么，瞬间从潮湿的内心破土。

原来这个男子就是范蠡大夫，那个越国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来自楚国的奇人，聪明绝顶，随越王入吴为奴三年，成功地使越王自吴国脱险归来，重建宗庙。想不到如此传奇人物竟站在自己的面前，而且，是那么的英俊儒雅。

西施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点头。

“姑娘点头就是答应在下了。真是太好了。对了，还没请教姑娘芳名？”

“施夷光，大家都叫我西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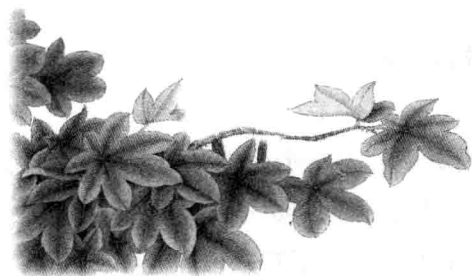
阳光安静地盘旋在村落的上空，一点一点地燃烧了那些古老到石头都开始风化的村庄，同时，也燃烧了两个人的灵魂。

一个山野浣纱姑娘的命运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初次入都

夫差在七年前怀着复仇之心，率领五万将领，风卷残云地践踏越国国土。越国都城惨遭劫掠，遍地狼藉。勾践入吴为奴的三年，主持政务的大夫文种，颇有远见地放弃对残都的修葺；越王回来时，又极力进谏大王以民心为重，保留亡国旧貌可重新燃起越人复仇的激情。





于是，当西施随着那些从各地选来的美人一起入都时，揭帘而视，只见残垣断壁，满目疮痍。然而，街上的车来人往，市井繁华，越国的国力不显山露水，谦卑而发愤图强地暗中积蓄着。

初次入都的西施，之前从未走出过苎萝村。即使满眼断壁残垣，也远非乡野可比。在入都途中，西施结识了一位叫郑旦的姑娘，同样是被选来的美人。攀谈了几句发现，原来两人住的村子竟然只隔了一条小河，之前可能经常隔岸而过，于是初次离家的二人仿佛是见到了亲人一般，更加亲近起来。

西施体弱，不堪长途颠簸，倚靠在马车的窗棂上假寐。活泼好动的郑旦却兴奋不已，干脆卷起窗帘，将整个脑袋伸出去看热闹。时间仿佛就此停滞。车内的美人引得行人忘记了挪动脚步，踮着脚伸长脖子，争先目睹施郑二人的绝色容颜。

终于，西施与郑旦等人被平安地送到了越王的宫殿雅鱼宫中。

雅鱼宫，是越王勾践为宠爱的越夫人所建，宫中房间无数，回廊曲折，如今的颓败仍然掩藏不住曾经的奢华。当年，勾践被吴军逼退至会稽山时，越夫人独自留守雅鱼宫，坦然面对吴国的千军万马。夫差为其非凡的胆魄所感动，决定保全雅鱼宫。

当施郑二人抵达雅鱼宫时，已有近百名来自其他乡间的姑娘，都很忐忑地站在庭院里。宫殿高处亭台上，沧桑不已却风韵犹存的越夫人看着台下站着的百名美女，想到自己青春不再，内心波澜起伏。随大王入吴为奴三年，她的肌肤因此而苍老，她的心更为沧桑。可是为了大王的复仇大业，越夫人依然觉得无怨无悔，在所不惜。

越夫人看出下面的美女们虽然丽质天生，却还都欠缺一些调教，为了早日能帮大王报仇雪恨，她决定亲自带人训练这些乡野美人们。

尽管战败之国百废待兴，物产极度缺乏，但是对于这些选来的美女，食物中却有鱼肉等卿大夫也难得吃到的佳肴，且不必做粗活，不必行于烈日之下。众女如登天堂，几个月后，皆已经养息得肌肤如雪，面若桃花。

在这几个月艰辛的训练过程中，不断有人被淘汰，挥泪离去。被留下的少



数人，也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日要练歌习舞，识字读书，并且还需紧缠帛布使之腰纤，头顶水缶使之颈美，置天足于鞋袜之中，改粗俗之举止。

然而相对于其他人的痛苦敷衍，西施与郑旦二人却进步神速。本就天生丽质，经过调教，更是举止款款有度，衣着风华雅致，举手投足中都透露出万种风情，颠倒众生，倾国倾城。二人深受越夫人的喜爱。越夫人深知，能助大王报仇雪恨之人，非这二人莫属。

西施训练得十分刻苦，不为别人，只为范蠡每次看他跳舞时那抹温柔的微笑。有很多次，沉重繁复的练习让西施很想放弃，但是只要想起范蠡安静的笑脸，就又浑身充满了动力。

只那一眼，胜过万语千言。

西施经常会看见越夫人独自叹息，夫人与大王的伉俪情深令她颇为感动。为了所爱的人，牺牲自己花样的年华，越夫人的忧伤，在她看来却是那样令人陶醉。沧桑也罢，寂寞也罢，女人不求名留青史，却始终希望自己爱的人青史留名。



二、初尝恋酒

(一) 短暂幸福

天空像是被飓风吹了整整一夜，干净得没有一朵云。只剩下彻底的纯粹的蓝色，张狂地渲染在头顶上面。像不经意随手打翻了蓝色的颜料瓶。晕染开的，千丝万缕的蓝。



范蠡就那样站在那里，一袭浅灰色的无袖袍在腰间用同色系的暗花腰带扣住，里面着淡紫色长袍，长发垂腰，头顶部分松挽了一个髻用支白玉簪固定，明亮的眼睛里看起来很平静，薄薄的嘴唇抿成一条线，早晨的阳光斑驳地打在他的脸上，有光的地方，仿佛脸上的绒毛都是金黄色的。

在这个春日的早晨，范蠡给西施又一个猝不及防的深刻印象。

如果说对他的印象一直以来是“他很英俊”，那么今天的风景，毫不讳言地说，让他刻进了西施的心里。

西施的内心世界开始缓慢塌方，像是八月里浸满雨水的山坡在一棵树突然蔓延出新的根系时瞬间塌陷。泥土分崩离析，渐渐露出地壳深处的秘密。

而同样浸满雨水的还有呼吸缓慢起伏的胸腔，像是吸满水的海绵，用手按一下都会压出一大片的水渍。

是什么，在瞬间从潮湿黑暗的内心破土？

“范大人。”西施浅浅地问道，“一大早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范蠡看了西施一眼，又把目光望向远处：“今天越夫人难得让你们休息一天，我带你去都城四处转转吧，姑娘可愿意？”

“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西施难掩心中的雀跃，越夫人让她们休息一天，她已经很高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天，但是可以在这一天里不用做那些繁复枯燥的练习，简直是如蒙大赦。现在又可以和范蠡大人一起出游，她觉得范



大人的声音就像花儿盛开的声音，朵朵盛开在心里的声音。

西施可爱灿烂的笑脸，弯弯的眼睛里都流淌着喜悦。范蠡突然觉得千万朵莲花在眼前绽放，世界霎时安静下来。

他终于明白自己为何不敢长时间地注视这一双看似浅淡实则深幽的美人眼，看得久了，他怕自己会不可自拔地溺下去。

两个人乘车来到郊外。风和日丽的天气，羞花惹草的伴侣，让二人似乎都忘记了烦恼。

层层叠叠的乡间梯田在眼前绵延伸展，金黄的油菜花铺天盖地，质朴的芬芳中恍惚有一抹俏丽的身影翩然立于其间，回眸一笑，发丝纷飞……

软软的春风羽毛般轻轻抚过脸颊，让人觉得心旷神怡。

“西施姑娘，”西施应声回头，“我有话对你说。”

西施款款地走向范蠡，受训之后的西施已经完全褪去粗鄙的乡野之气，留下的只有举手投足间高贵的优雅风度。

她望向他的眼，仿佛有奔腾的江水印在他的眸中，在那眼底化出一个世界。

“我几年前从楚国来到越国，曾和越王一起入吴为奴，出生入死解救大王于危困之中，现如今又辅佐大王兴国安邦，在这往来奔波的十几年里，我心中没有半点牵挂。可是，自从那日在溪边与姑娘认识之后，我却无法再像往常一样洒脱行事，朝不能起，夜不能寐，这些，姑娘你可都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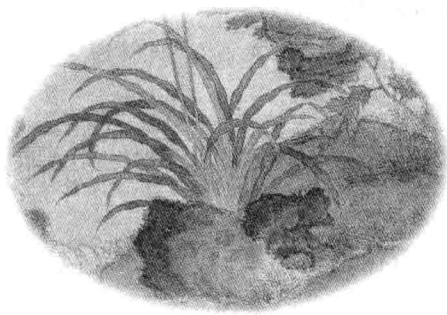
范蠡如此坦白自己的心情，是西施始料未及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一种无法言说的甜蜜与幸福。

“大人，从与您家乡溪边邂逅，到随您入宫受训，一直受大人照顾，已经让西施感激不尽，您贵为越国国师，昼夜操劳，日理万机，竟还能心念西施，更是让西施忐忑不安。但是您的话让我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比见到您看我跳舞时露出的微笑还要开心！”

哗地一声，范蠡好像听见心底那座万年冰墙塌陷融化的声音。强烈跳动的心把温暖的血流灌入百骸，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兴奋。

世界在一瞬间冲破黑暗，光芒瞬间照耀了千





涸的大地，河床汨汨地注满河水，芦苇沿岸发芽。

成千上万的飞鸟优雅地飞过血红色的天空。

这是一个传奇的季节。所有的平凡都在这一个季节里印上华彩和绚丽的印章，被阳光放大了细节，在世界中被清晰地阅读。

只是，沉浸在甜蜜爱情中的西施与范蠡，他们绝对不会想到，双方会在彼此的生命里，掀起如此的滔天巨浪。

（二） 兮兮离别

又是一个深秋。

树木的枝叶已经全部凋零，剩下尖锐的枯枝刺破苍蓝色的天空，西施的身影显得那么的寂寞和孤单。她微笑地望着范蠡，从三年前被选中入都时她就知道，终究逃不过被当做供品送给吴王夫差的命运。但是，这三年里，与范蠡甜蜜的点点滴滴却似乎又燃起她心中一丝丝希望。

她望着范蠡，笑容明亮而单纯，她说：“少伯，你来了。”秋风瑟瑟地吹过，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哀伤。

“西施，有件事我想和你说。”

万籁俱寂。西施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如群雷轰鸣，万马齐喑。

该来的终究是逃不过。

不敢眨眼，因为她知道，希望和失望，只在睁眼闭眼的瞬间。

此刻的范蠡已是心如刀绞，他知道，自己本不该爱上这个女人，她注定要被送进吴王的怀抱。可是，他还是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痛心断肠的爱恋，让他拥有从未品尝过的甜蜜，同时又感到无限的悲伤。

“你知道吗？我千里迢迢从楚国来到越国，曾经无数次与大王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又忍辱负重地随大王入吴为奴，返越后又殚精竭虑地辅助大王重整江山。也许你觉得，我这样做是为了完成母亲当年要我做出一番光宗耀祖事业的心愿。可如果是那样，我可以去很多地方，齐国、秦国、鲁国，甚至连夫差也



曾试图拜我为上卿。但是我没有，我依然选择留在这命途多舛的越国。现在我终于明白，我留在这里，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因为你在这里。命运安排我遇见你，让我们相恋。”

缓慢的陈述，平稳的语调，唯一的破绽是颤抖的尾音。

“少伯，我从没后悔过。可能你不知道，三年前，我们在溪边相遇时，我就已经爱上了你，只是当时我自己也并不知道。后来随你入宫受训，我就深知如果我要留下，终将逃脱不了被大王送去吴国的命运。但是，我没有放弃。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我才能见到你。这三年里，你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我常常想，能与你相恋，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所以少伯，我不会害怕，你也不要害怕，因为这段美好的回忆，会让我们充满力量地去面对未来的所有艰难。”

“请你相信我，给我三年时间，三年后我一定去接你，然后我们成亲。”

空气里满是悲伤的味道，在干枯的枝叶间浓重的散发。

他们都听到了内心深处破裂的声音，心就像经历了大地震之后的地面，千沟万壑。

结局不会改变，西施早就明白。她从怀中拿出一把麦草扇，“少伯，这个留给你吧。”

那是她在溪边与范蠡初次邂逅，当夜用浣纱溪边的麦草编成的扇子，苎萝山的翠竹制成的扇柄，用浣纱江里漂洗过的彩丝，将自己姣美的容貌，绣在扇心中，制成一把精致的麦草扇。

一柄充满情意的麦草扇，两张满是哀伤的侧脸，紧紧皱着眉头，掉在脚边的泪水，都融成了一线。

那一刻，世界重归黑暗，带着寒冷迅速降临，暴雪，冰冻，还有未知世界的塌陷。

三日后，越国设国宴为越女饯行。

朝为浣纱女，暮为吴宫妃。身后的三年光阴尽在弹指一挥间。

西施知道，这一去，也许再不会回来，即使有回来的一天，这一切也将是沧海桑田。突然觉





得，命运的手掌真的可以翻云覆雨，自己最终还是输给无法改变的人生。输得彻底，血肉模糊。

她在送行的众人中看到了范蠡，人前的他又恢复了那副宠辱不惊的神色。她总能在人群中一眼就找到他，英俊的面庞，亲和的笑容，明亮的眼睛，还有坚定的眼神。

三年的短暂交汇，那些逝去的光影突然全部涌到眼前溪边的初次邂逅，田间的深情告白，训练时的默默鼓励，月色底下的紧紧相拥，点点滴滴，历历在目。西施骤然觉得浑身充满了无力感，相恋的爱人，在这一刻之后，将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家，头顶的天空都不再是同样的颜色，想念的时候，也就是能在心里说一句“我很想念你”吧。也就只能这样了。

送行宴低调而隆重地进行着。在人群里，西施看见了越王勾践。深深的眼，上翘的唇，似笑非笑的表情。直视他的眼睛，乌黑深邃而空洞，没有任何感情，什么都没有，只有让她背脊发凉的荒芜。一股蓄势待发的压迫感扑面而来，他身上散发出的霸气和凛冽，让她忽然有种天下之君非他莫属的感觉。勾践看到眼前已经出落得倾国倾城的西施，立刻觉得自己下的这步棋很绝妙，这个女人绝对会让夫差疯狂，她会让他万劫不复，她也会助他把勾践的时代重新夺回来。

送行宴会过后，范蠡带着文种书写的贡辞，亲自送西施、郑旦等数名越女入吴。一行人怀着忐忑的心踏上了去往吴国的征途。



三、宫深似海

(一) 途中风波

车队平稳而有序地朝吴国方向行驶着。由于西施和郑旦等越女入吴的消息不胫而走，会稽城万人空巷。此番西施等人入吴，激起了会稽人对吴国的强烈仇恨，谁都知道越女入吴意味着什么将越国最美丽的女子送到吴国任人糟蹋，有点儿民族自尊心的人都会义愤填膺。

勾践大张旗鼓地为越女们送行，既让她们深感自己肩负重担，同时，也再一次加重了越人与吴人之间的仇恨。车马行至郊外，眼前是一片金黄的麦田。范蠡心潮澎湃，这是三年前二人定情的地方。

一阵轻风吹来，将车窗的彩帘掀起一角，一瞬间，范蠡和西施的目光恰好碰到了一起。目光相互交织，如清早春晖般清澈，却淌着深如秋水般的愁思。只一眼，就烙在彼此的心底。

明明近在咫尺，为什么却好像远在天涯。

西施收回了目光，低垂下头，双手放在膝盖的中间，刘海儿在额前投下阴影，眼睛似乎是闭起来了。风吹过去，窗帘落了下来。

应该是累了吧。

范蠡的心里微微有些心疼，像是一块锦帕被轻轻地揉起来，再摊开后就是无数细小的褶皱。

马车一路颠簸，终于来到吴越边境，范蠡让车马远远地停下歇息。

西施与郑旦等人纷纷从马车上跳下来。眼前山花烂漫的景象，让她们暂时忘却了即将到来的一切，但也只是淡淡地沉默着，完全没有了往日姐妹一起的活泼喧闹。

时间像潮水一样慢慢地从每个人身上覆盖过去。那些潮水的痕迹早就在风中干透，只残留一些水渍，变化着每个人的模样。





西施静静地站在马车边，表情黯然。不远处，吴国方向一行人正朝她们走来。

“大人，在下奉大王之命，来迎接越国美人，为美人梳妆打扮。”领头的宫奴带着骄傲和鄙视的神情对范蠡说。

范蠡不动声色，只是对他微微点了点头，就示意手下去把越女们带来。

西施红颜素服，一身越地打扮。吴国宫女们带来了龙凤宝镜和锦缎吴服，请她梳妆更衣。一听说叫她换成吴国妆容，西施突然觉得十分委屈，内心的酸楚突然涌上心头，不禁蹙眉摇头说：“龙凤宝镜难照我西施容貌，我要故乡的清清流水为我照镜，故乡的青青树叶为我梳妆。”

宫女们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一时为难，上哪儿去找这清清流水和青青树叶呢？

这时，神奇的事出现了。只见从那山上走来一位拄着龙头拐杖，仙风道骨，白发银须的老者，他缓步走到西施面前，深深一揖说：“姑娘，恕我送行来迟，我已替你带来了故乡的清清流水和青青树叶。”

说罢，举起龙头拐杖向山下一指，只见一泓澄澈的湖水，清盈盈，亮晶晶，平静如镜；环湖四周，杨柳吐翠，桃花含苞。

西施被眼前出现的美景惊呆了，但仍没忘记对那神仙似的老人道谢：“多谢仙人，知我西施一片乡心。”

缓步下山，跪在湖边，望着一湖故乡的清水，双眉蹙蹙，泪如泉涌。泪水流进湖里，湖水立刻变得碧蓝碧蓝，如绸缎一般。泪水洒在桃树、柳树上，千树柳枝，好似被西施悲切的离情打动了心，柳丝如串串珠泪下垂；千树桃花，也像被西施深切的乡情打动了心，纷纷扬扬地直往下落，飘在湖面上，如同是在和西施挥泪告别。

望着千树桃柳，拂着满湖清水，西施噙着泪珠，喃喃低语：“我要走了，我多想我的身影永远留在家乡的湖水里，可是不行啊，马上就见不到了。”

白胡子老人突然说：“西施姑娘，相信我，你美丽的身影，将使我钱塘湖千古生色！”说完，就见他渐渐向湖中隐去，不消片刻，就无影无踪。

西施有些恍惚地向身后望去，发现其他人都在各忙各的，并没有觉察到刚刚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不由觉得很神奇，当然还有一丝骄傲。

传说那位仙风道骨的老人竟是钱塘龙君，特地率领水国百族来为西施送行。从此，钱塘湖又被称为西湖，在桃红柳绿、风和日丽的日子，湖中常常会隐隐现出西施美丽的身影。

北宋年间，大诗人苏东坡来杭州做太守，一天雨后初晴，他酣饮湖水，不觉诗兴大发，刚吟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两句，一时找不到恰当的句子，醉眼朦胧中，突然一阵暖风吹过，碧蓝的湖水，微波间闪起粼粼金光，映出了西施妩媚的容貌。苏东坡不禁赞道“好美的西施！好美的西施！”于是吟出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名句。从此这钱塘湖带上了西子湖的美名，名扬四海。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西施终于在宫女的帮助下完成了装扮。上妆后的两只明眸更大更亮，双眸顾盼，眉间无限风情，光润玉颜，玉骨冰肌，双颊浅染薄花色，风情绝代。融合了水的柔美，又不失火的热烈。纤腰不盈一握，弱柳扶风般的身姿，让人忍不住要将其揽入怀中。只那淡淡一笑，足以倾倒众生。

为她装扮的宫女看着镜中摇曳的美人，不禁心中暗叹：这区区败国之女，竟有如此惊人的美貌。这姿貌任凭是女子见了也要心动，更莫说男子。

西施并未发觉宫女的不对劲，直接掀开车窗上的彩帘，对外面的一个小侍卫说，“我已经梳妆好，可以起程了。”

那小侍卫目瞪口呆地望着西施，天啊，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人，是仙女吗？他竟然不自觉地低呼了出来，听到此言的其他侍卫也寻声望来，所有人都忘记了手中的动作，争睹美人芳容。

似曾相识的场面，西施不自觉间的浅颦轻笑绽露出来，倾国倾城。

放下窗帘，片刻之后，传来出发的旨令。

（二）大殿争锋

气宇轩昂的吴王夫差坐在大殿之上，两侧





范蠡沉着地宣读贡辞：

“东海降臣勾践，感念大王不杀之恩，不能亲率妻妾服侍左右。遍搜境内，得善歌舞者数人，送入吴宫，以供大王差遣。”

此时的夫差刚刚从攻打齐国的战场凯旋，放眼东周列国，吴国国势正如日中天。对于衷心臣服于他的越王还算满意。

他得意的笑声在大殿响起，殿上的百官们似乎消失了，无声无息。那股傲气像是在炫耀，宣布整个世界存在着的就只有他的笑声，和那双骄傲的眸子。

范蠡示意身着吴国宫装的西施等美人向吴王款款施礼。

“奴婢拜见大王。”

吴王望向殿上的美人们，个个身形窈窕，面如桃花。其中一女尤为突出，柳叶弯眉，明眸皓齿，一个浅颦轻笑绽露，倾倒众生。

仿佛有一些微弱的光芒从这女子的身上散发开来，是那种在浓厚得如同海水一样的夜色里发出微波的光晕，她恭敬却不卑微地施礼，让人觉得总有一天她会在所有人的目光里光芒万丈。

夫差看到的女子正是西施。

满朝文武也被这些美人们迷住了神魂，都痴望着她们，禁不住心倾神驰。只有相国伍子胥依然冷眼旁观，洞察一切。

夫差淡然地说道：“勾践得此美女不自用，而进贡于孤王，确实忠心与吴！”

伍子胥闻言突然跪倒，厉声喝道：“大王，万万不可！”

“大王，自古以来，红颜祸水！夏桀因妹喜亡国，纣王因妲己亡国，幽王因褒姒亡国，如此教训，大王岂能视而不见？”

“如此说来，爱卿认为孤王会因这几个美人亡国吗？”

坐着文武百官，相国伍子胥与太宰伯嚭靠近吴王相对而坐。

西施看向吴王，一个极具帝王气质的男子，华丽得扎眼，却冰冷得煞人。如同一尊雕刻了千年的冰雕，冷静地坐在大殿上，冷静地绽放。看得出来，岁月在这个男人身上沉淀出的，只有雍容的气度与绝伦的风采。



“微臣不敢。臣只是……”

“哼！笑话！什么红颜祸水！都是些无能的人才用的托辞！想我堂堂吴国，怎会毁于几个女人手里！”

“吾王圣明！”太宰伯嚭也叩拜道。

“臣恭贺吾王天降双喜！”伯嚭适时奉承着。

“何谓双喜？”

“回王上，一喜吾王凯旋，统一霸业指日可待；二喜勾践忠心，越女花容月貌，秀色可餐。”

“大王，万万不可啊！”伍子胥连声喊道。

“相国，您这话就不对了！”伯嚭不紧不慢地回击着伍子胥，“想我大王当日欲北上伐吴，您就全力阻拦，而今我王兵不血刃就臣服了齐国，让相邻的晋国也大为恐慌。现在眼看我吴国称霸在望，相国竟然又妄言亡国，真不知您是何居心！”

“你！”伍子胥气得长须颤抖，手指西施她们和伯嚭：“有尔等祸水和小人，我吴国后患无穷，亡国有日。先王有知，难以瞑目啊！”说完便拂袖而去。

伍子胥，果然不可小觑，范蠡想。

当初吴国太子病逝，先王来不及立储，就在吴越交战中中箭身亡。临终前，把选立新君的重任交给了伍子胥。当时，吴国二王子王僚战功显著，手握重兵，实力雄厚，登位称王的呼声也最高。但是王僚生性暴戾，令伍子胥举棋不定。夫差看准了时机，知道要想当王最后还是伍子胥说了算，于是就前去相国府，讲述自己宏伟蓝图，雄心大志，最后赢得了伍子胥的认可。

伍子胥授计夫差，在家宴请王僚。酒过三巡，小厮端上一条油炸整鱼。王僚并无他想，只觉得鱼香扑鼻，正要举箸品尝，不料夫差从鱼肚里抽出一柄短剑，直刺其心窝。王僚的手下拔刀出剑，殊不知夫差的伏兵早就严阵以待。

就在这剑拔弩张之时，伍子胥从容地走出来，宣布夫差就是吴国的新王。

伍子胥助夫差夺得王位，而且受阖闾之托，





辅佐新王安邦定国，夫差现在根本离不开他。而且此人老谋深算，耳目众多，不得不防。

伍子胥，你才是我越国最大的敌人。

范蠡不禁有些后怕，幸亏入宫前，他曾带着一批财物拜访太宰伯嚭，否则后果

还真是不堪设想。

吴国太宰伯嚭是个贪佞小人，十分擅长逢迎夫差。当年，就是因为伯嚭受范蠡重金贿赂，在朝堂上与伍子胥针锋相对，力荐夫差要宽大为怀，勾践才得以回国。如今，范蠡故技重施，伯嚭拿人手短，自然帮着范蠡说话。

吴王夫差果然久经沙场，面对此景并未生气。只是对下面一千人等叹了句：相国老矣！

随后，颇具帝王风范的对范蠡道：“范大人一路辛苦了，回去告诉勾践，孤王谢谢他了！”

“罪臣遵旨。”叩拜之后，范蠡转身走出了大殿。

他不敢望向西施，他怕他会不顾一切地把她抢走。

当西施回过头去寻找范蠡时，大殿上已经不见他的踪影。

仿佛一块巨石压在心里，硬生生地在内心积压起绝望的情绪，像刻刀一样，在心脏上深深浅浅来来回回地切割着，血肉模糊。

（三）西施染病

自从那日大殿上见过吴王之后，西施就没再见过他。三个月来，西施过得很清静。她很喜欢这种生活，没人打扰。弹弹琴，绣绣花，看着蓝蓝的天空，听着鸟儿的吟唱，她有时想，能够一直这样清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每天站在那里，看着太阳升起来然后再茫然地落下去，就这样静静地等着范蠡，真的很好。

可是西施并不知道，如此平静的生活，却被她与吴王夫差的一次不期而遇彻底打破。

早春的阳光透过朵朵白云，轻轻地洒向地面。

鸟群匆忙地在天空飞过，划出一道一道透明的痕迹，高高地贴在湛蓝的天壁上。

匆忙到来的春天，忘记了把温暖和希望一起带来。

这天傍晚，西施独自在御花园散步。她知道，这个时间，花园通常是没有人。主子们都在用膳，奴才们正忙着伺候。

暮色烟光的残照里，一抹幽香若有似无地飘散，香径尽头的幽柏浓荫下隐约透出一角白色缕衣。西施站在竹桥上，雪柳般的腰身轻倚栏杆，绘花团扇轻轻摇晃，滑落下些许宽大的衣袖，露出一截皓腕，凝视远方的眸光，温情脉脉，又带着一丝忧伤。

正要去郑旦宫里用膳的夫差，被桥上那清丽的倩影吸引住，不知不觉地向她走了过去。

西施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刚一转头，一眼撞进一双邪媚上翘的丹凤眼里，飞剑入鬓眉，拢秀俊挺鼻，深刻的人中，殷红薄情唇，光洁微褐的皮肤，下巴骄傲地略微上翘，仿佛在向人昭示不容触犯皇室威严。

“西施，拜见大王。”温润的声音在天空萦绕。

“免礼。”

吴王伸手扶起西施，夕阳罩在她身上，发出浅浅淡淡的光晕，那股娴静淡然把人震慑透底。

“这么晚了，爱妃可用过晚膳？”吴王很平静地对西施说，好像他们已经认识了很久。

“谢大王关心，臣妾已经……”

心口突然一阵绞痛，西施来不及把话说完，只用手捂住胸口，频频蹙眉。

“你怎么了？”吴王见状，有些不知所措的惊慌。

“大王……没事……老毛病……”西施痛得话不成句，额头也沁出细密的汗水，刚要再张口说话，一阵强烈的绞痛，使她直接昏厥了过去。

吴王连忙令身后的小厮去叫太医，自己抱起西施向她寝宫走去。

西施宫里的奴婢们第一次见大王亲临，一个个慌慌

